

爱的注视

邹叶

外公去世了，我站在他的坟旁。风过有声，冬日阳光薄脆，如同细细的金箔，顺竹叶流淌而下。脚踩坚实的土地，想到外公高而瘦的身体，温暖的眼神，声音与灵魂。还有他完成与未完成的理想和责任，他经历过与未经历的快乐与苦痛，他的一生。一生，这两个字多么简单。如果单单用我的心去认识体会，去参与他四分之一生命，由此写一写他，又如何描画出他的一生呢。记忆里外婆口中的外公，笨手笨脚，算不清数，有许多缺点。我见过他们从前照片，都是一寸小照，外婆扎着双马尾，眉眼盈盈，外公戴了小帽，五官端正，头摆得极直，努力保持严肃。他们何其年轻，眼中何其生动有光芒。外婆和我说，少女时代，她有过一个亲密的小友，她们躲在被窝里，红润了脸，说悄悄话，以后要嫁的人，一定要让互相都觉得好才行。但很快外婆匆匆结婚，再没见过那个朋友。还有一张照片，三个小孩并排立在小土坡上，因为寒冷缩着脖子，表情别扭呆滞。背景里山林与天空，布满胶片颗粒，定格了割脸的北风。其中那个最高的，背着巨大柴篓的女孩，后来在一个霜降之夜，将我渡到人间，做了我的母亲。母亲口中的外公，一辈子丰富多彩，当

过兵，种过地，修过马路，守过仓库。走到最后，依旧保持乐观，在病痛中忍着不出声，在小事中寻得欣慰，坦然，平静，有尊严。举办葬礼那天，我进门看见的是母亲的泪眼，亲朋好友都在，低声叹息他的一生，细数他的好。葬礼结束，有人递过来一张纸说，这张纸要保存好，多复印几份，以后要用到的证明，就靠这张纸。在那个人手中，外公成了这样一张薄薄的纸。总有一天，要证明的手续办完了，也就是，永远也不会再拿出来的一张纸——出生证明与死亡证明，两端的哭声，爱恨的擦痕。从我再一次感受人类是既卑微又神圣的生物。然而所有人的叙述，拼凑不出外公另外的形象，一旦想起他，我仍旧不可避免地回去儿时——五六岁的年纪，还在上学前班，他来接我放学，夏天里，白衬衫有着宽大的袖口，头发剪得短短的，很精神。太阳落下，行道树迎风，鸟儿扇动金色翅膀，万物都清透光明。走了一会儿，外公偏过头，问我今天新学了什么。于是我邀功似的背诵十二生肖“鼠牛虎兔龙蛇马羊……”大声，且骄傲，因为我知道他正在注视着我。那个时候，我好像还没有长成沉默而羞赧的女孩，外公也还没有变成沉默而羞赧的老人。我背得好，作为奖励，路过千层饼、红

糖麻糍，或者冰激凌的小摊，他总让我自己选一样解馋。正西方，太阳很大很美，我们就要到家了。再往后，成长途中，有许多决定，从订奶喝羊奶还是牛奶，新衣服买蓝的还是红的，乃至去哪个城市上大学，学哪个专业，其他家人总要给出意见。只有外公，永远在场，却不说话，他给我的永远只是注视。他沉默着，注视着我，离开摇篮，学会走路，离开家，开始上学，最后离开故乡，去了他眼中已经算得上很远的地方。其实我们明白，终有一天，我们会前往彼此目光都难以企及之处。现在回头看，我得到了外公的注视，这是他给我情感层面不多的东西，也许也是他能够给我的，表达出来的一切。单单因为注视，每一回我望向他，都能得到长久且专注的回应，我笃信他爱我。也许克制、简单的情感，不一定可以被感知，难以证明也无需证明。我慢慢长大，慢慢学会用独属于我的方式去注视，用独属于我的方式去爱。我想，其中定有不可预知的因素，来自那些不断描摹的、低饱和度的目光。外公离去以后，他留下来的鸡鸭与田地，那些叽叽喳喳的小生灵，曳曳的玉米林，茁壮如同小树苗的菠菜与白菜，仍旧繁衍生息，在一年四季向着广阔的方向，也就是生命的方向航行，不慌不忙，显露生机。

他和那一辈的人一样，非常热爱与依恋土地，所幸的是，土地从来没有辜负热爱它的人。我想，外公的心里也一直养有丰美的土地，成为山林，成为家园，只要耕耘就有必然的收获，结出贯穿一生的希望，以及对于平凡人生足够的耐心。直到最后，我也只参与了他一小段生命，了解到他这段生命中，残缺的一种角色，一面模样。可是已经足够了，他的一部分，不多，也许就一点点，但极其鲜明而坚强，在我身上重新生长，根系牵起最深处的泥土气息。大地孕育山林风月，在其中捉迷藏，人生海海，树影丛丛，玩到天黑，夕光暗下去，厌倦追逐，只想要抓住生命的本质。生命是春天里，向着彼岸的柔软一瞥。不久前，外公还接过我削给他的苹果，看我为他写下这样的文字：“故乡的山很多，有亲人住在山里，独自拥有一间小屋与极空旷的场院，花大把时间种菜，养鸡鸭狗，望天空和长皱纹。”我没有想到结局来得这样快，却也来得平静有力。依山而卧，时代巨轮旁，失眠久矣的众生，就可以安然入睡了。他比我更早地，像一只鸟，飞往了他的山。我则继续把我的注视，把我的爱，遍撒人间。如果我们一同被梦见，那便是我们的重逢。

从此再无奶奶疼爱

徐菊珍

村公墓静卧在春天的田野里，墓园四周，石楠花与柏树红绿相映。奶奶在此安下新家，已满头七。她是否已和那些故人重新相遇——我的爷爷、两个姑姑，她的父母姐弟，以及那些亲朋。奶奶93岁的一生坎坷，30岁痛失第一任丈夫，80岁送别半世老伴，养育五个儿女，白发送走两个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我想用上所有能用的时间，再牵牵奶奶的手，再问问奶奶一生的冷暖苦乐。遗像上的奶奶目光温暖。每看一眼，我都无法忍住眼泪。90岁以后，奶奶患上轻微的老眼痴呆，我坐在她身边，她问我几时回来的，吃过了吗，一连十多遍。后来，奶奶又渐渐忘记了自己几岁，忘记端午过了没有，冬至过了没有。然而，无论我们谁去看她，她总是老远就喊起了我们的名字。岁月那般深沉，奶奶忘了时间，忘了世界，唯独没有忘记她的每个孩子。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留守儿童，从四岁到十岁，奶奶是母亲的替代。奶奶于我，和别人不同，也和今天我们所认为的留守儿童的孤独有所不同。我童年的记忆，从未留下缺失母亲的孤单，因为我有我的奶奶。出殡那天，一个儿时的邻居阿姨拉着我的手，回忆我的奶奶。每天晚上，奶奶哄睡我们姐妹三个，开始切菜，她把那些来不及卖掉的新鲜白菜、芥菜，晒干腌制成咸菜、梅干菜。我学校的老师们来村里买咸菜、梅干菜，首先必定找奶奶，因为她们说，我奶奶是村里最爱干净的人，而且待人十分热情客气。凌晨两三点，邻居阿姨常在睡梦里听到，奶奶的菜刀落在切板上的“啾啾”声。那时奶奶常常在凌晨四五点起床，做了饭菜装好，拜托对面婆婆放在她家锅里，好让中午放学的我们能在婆婆家吃上热腾腾的午饭。安顿好这些，奶奶在蒙蒙亮的雾色里挑上一担青菜，去县城的菜市场卖菜。奶奶卖菜的形象，我们难以忘记。年轻时，奶奶卖菜是为撑起一家的生计。奶奶精打细算，很会持家。她卖过甘蔗，卖过红糖，卖过青菜，一点一滴变卖成钱，换成衣食住行，盖成房子，攒成余钱。直到她的两个儿子——父亲和小叔都成家立业，也日渐富裕，家境渐渐不再需要她那样操劳。而奶奶却根本停不下来，挑着担子卖到80多岁。我们千方百计阻止，有一次小叔把她的一担青菜倒到了猪栏里，奶奶生气地哭了。她明白儿子孝顺，但奶奶是一个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的老人，享清福对她无异折磨，想明白这些，我们也不再阻挠。奶奶身材瘦小，力气不大，60几岁开始微微驼背。见她挑着担子，走得吃力，熟人、陌生人看到都会停下自行车、摩托车带她一程。奶奶身手敏捷，轻轻一落脚就坐上了后座。所以奶奶卖菜，不仅我们永生难忘，所有亲朋好友、邻居乡亲也都印象深刻。小时候，奶奶一心让我们吃得好穿得暖，对自己却很吝啬。有一次，奶奶从县城卖菜回来，带回一捧又黑又大的杨梅，看着我吃完，十分满足。晚上奶奶告诉我，那是别人送她的，当时口渴的她差点吃掉一颗，一想到我，刚想放到嘴里又拿了出来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每每想到那一幕，总有一股暗流在心中汹涌，让我喉咙哽咽，眼眶潮湿。我至今最为吹嘘炫耀的时刻，都是在奶奶面前的时刻。我告诉奶奶，我的工作很好，工资很高，那些她舍不得吃的穿的，我们一天的工资就能买很多。然而，奶奶对自己的吝啬、对子孙的疼爱，已深入骨髓。我们给她送去吃的穿的，她依然舍不得省给我们吃，到死还有好几件新衣服挂着商标一天也没穿过。也许奶奶对物质已无太多需要，奶奶晚年最大的享受，是为我们骄傲，用她的话说，是孩子们都出息了。奶奶告诉过很多人，我对她如何如何孝顺。我知道奶奶心里已十分满意，而我却将无限后悔，后悔这些年回家越来越少，后悔陪伴奶奶十分不够，后悔直到奶奶躺下不能行走，才知道尽孝已晚。送别奶奶，我仿佛看到整个家族集体往前迈了一步，成长的渐渐成长，老去的渐渐老去。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最无机会弥补的，是最深重的遗憾。尚有机会的，是珍惜眼前人。离开墓园，我们穿过长长的田间小路，奶奶一生的足迹浓缩在这片宽阔的田野里。我仿佛觉得从此再无奶奶，又仿佛觉得，奶奶就在身边，和我们永不失散。我举目远望，童年的那棵大樟树下，奶奶拄着她的拐杖，一步一步朝我们缓缓走来。奶奶依然面容清秀，目光和蔼。她抬起头，眯缝起双眼，笑容浮上了面颊。那是因为她，她看见了我们。



九龙湿地萤火虫

程昌福 摄

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

杨静

外公对我来说就像是参天大树一般地伟岸，作为您的长外甥，我对您的崇敬和爱戴之情不可言喻。我是在您和外婆的期待中出生的，依稀记得母亲说过在我出生的时候，父亲在丽水城里开车，是二舅用手拉车把母亲急匆匆地一路颠簸着送到了就近的碧湖医院。您和外婆为了迎接我的到来，在产房门口守了整整一夜。第二天的清晨5点，我终于呱呱坠地，您和外婆见到我这个大胖小子格外地激动，您更是第一时间跑到邮局打电话给在城里的父亲报喜，刚放下电话又火急火燎地跑到碧湖中学，按耐不住

心中的喜悦之情，向刚上完课的小姨说道：“慧仙生了，生了个儿子。”说完马不停蹄地走了。我出生在夏天，出院后住在爷爷奶奶家，您每天都要冒着酷暑，跑上好几里路，只为能见见我、抱抱我、亲亲我，却从来不在爷爷奶奶家吃一顿饭。满月了，赶紧接我们母子回家，您和外婆精心照顾。大人们都说您很严肃，可在我的记忆中，您特别地爱笑，慈祥的笑容和温暖的怀抱是我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。记得有一次您特意来城里看我，那时候的我别提有多高兴了，连幼儿园都不想去，只想让您陪着

我去玩。我想了个办法，指定那天要您送我去幼儿园，出门后胡乱指了指个方向，结果咱俩在外面玩了一天，您知道上当后不但没有责怪我，还笑着让我下次不准调皮了。外公您就是这样，无论我多调皮，您总是这么宠我，从来不舍得骂我。可是在我5岁那年的春天，您却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我多么希望您能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，让我们能有机会孝敬您侍奉您！外公，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听母亲讲您的故事，讲您是如何在文教局和林业局兢兢业业、廉洁奉公地工作，您是如何在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困境中依旧没有放弃

生活和信念，您是如何辛苦地捱过了那段最黑暗的日子……您就是我工作和生活的楷模，每一次当工作遇到瓶颈的时候，我总会不自主地想起您的过往，比起您，我现在所遇到的这些又算什么呢，生活本就不会一帆风顺，经历过困苦才会有美好的明天。虽然您早已不在我的身边，但您的精神就像是灯塔一样，会在逆境中指引着我前进。亲爱的外公，我知道您一定在天上默默地守护着我们。每当我望向星空的时候，夜空中那颗最亮的星星像极了您慈祥的笑容，仿佛在告诉我，外公永远都爱你！

老陈家的梨村

陈晓涛

我家的老宅，在浙西南丘陵深处。它的门前有一棵树。那是一棵梨树，地方话叫“柴梨”，品相不好之意。长在门前小径靠外一侧，枝条向外，高高悬在我家下方邻居的屋瓦之上。但它后来离奇地死了。我问母亲，梨树是谁栽的，母亲不知，想必那时母亲还是个姑娘，还没嫁进陈家。再问父亲，还是我爷爷栽的，再问多少年了，说是近三十年了。爷爷离世已十年有余，太多的事情父亲也讲不清楚了。关于梨树的故事，很多只能从记忆里寻找。三十几年前，或许就是在老宅刚落成不久的某一天，爷爷不知从哪里要了一棵梨树苗，高兴地在门前挖了坑，把苗放入，填了土，还用双脚踏实，浇了水，坚信它成活无疑。初春，爷爷和父亲可能会等待着梨树

发芽，等待着梨花如雪一般开成村子里的一道风景，就像等待田里的谷子发芽、秧苗随风摇曳一样；夏天的傍晚，一家人饭后可能会坐在树下乘凉，随手摘几个梨子分给小孩，分给路过的乡人，等待着听到对梨树的赞赏，对一家人的馈赠的感激……总之，树下应该一直发生着美好的事，每一个路过梨树的人，都会夸梨树果子香甜，夸这家人善良明理。我想，五岁以前，我和堂弟该是常在梨树下玩耍的，要是我们已经掌握了爬树的本领，肯定会在梨树结满果子的时候上树偷吃。但那时的记忆一点也没留下。五岁那年，我们举家离开故乡。之后，门前的梨树再没有人管过，不论寒冬酷暑，梨树守在老宅门口。它要面对的太多了，树下的茅草长得人高，风吹雨打，酷热严寒，恶意砍伐，哪怕是蜜蜂，也会在它静静哺育果实时，给它以伤痛。十几

年里，再没人每日从它身旁经过，没人再对它投下欣赏的目光，哪怕是一瞥也没有了。尽管如此，每年夏天，父亲回乡探亲或办事，总会带回一大袋的梨子，即使父亲某年没回老家，也会有村里人摘了梨子带给我们一家品尝，就是那棵树结的。那梨长得可真不好看，多半是带有一个个蜂蜇过的眼子的，我常常埋怨长得太难看，和水果店里卖的根本不能比，父亲总是不语。但是，每当我与亲人们在县城的家中咬下这梨子时，总会听到清脆的汁水和牙齿碰撞的声音，说这梨子香甜可口的夸赞声也不绝而来。我们离开了老宅，离开了梨树，让它独自面对黑夜与寒冬，而它依然为远方的我们带来无限的享受。梨树陪伴了爷爷与父亲近三十年，看着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个降临，共同经历我们这个家族的每一次喜与每一次丧。爷爷栽下梨树时，也许没想过它会存

活近三十年，会一年一年结着压弯枝条的果子。他更不会想到，三十几年后，在我们一家离开老宅，在他离世后的某年，梨树突然也离开了。那年在老宅门前，看着干枯的枝干，父亲无奈，只能将它的躯干扳倒放在屋内，横卧在堂前，尽量缓解它的风化的速度。爷爷一辈子从事农耕，近六七十年的时间里，在这片土地上播撒过无数的种子，更收获过无数的果实。而每一粒果实，都在秋收后换成了我们一年的口粮，换成了我们的衣食住行，换成了学费与全家人在发展中所需的所有资料。但那棵梨树，几乎是他留下的唯一的亲手栽种的果树吧，在他离世的几年里仍然不断给我们带来实利。关于爷爷的一生的故事的回忆，会随着叔父辈的老去而消失，爷爷一辈子留下的生命的痕迹，也会随着岁月的迁移而消失，我们能留住什么？